

---

---

# 从第47届大选看自民党“一党独大”

张伯玉

**内容提要：**在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获得三分之二绝对多数议席，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从选举战略上看，安倍及其团队选择最佳时机解散众议院，以“安倍经济学”为争论议题，以民主党重要政治家为“攻击”对象，为自民党获胜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政治生态环境上看，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弱化、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在野党的“碎片化”，是自民党大选获胜的重要基础。从大选看，自民党“一党独大”是安倍成功的选举战略和日本政治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日本政治 众议院选举 自民党 一党独大 安倍经济学

**作者简介：**张伯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5)01-0036-19

第47届日本众议院选举落下帷幕。自民党一党单独控制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议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控制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议席。安倍晋三内阁继续执政。安倍成功的选举战略、民主党的弱化、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以及在野党的“碎片化”，使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

## 一 大选后众议院朝野政治势力的变化

2014年12月14日，日本举行了第47届众议院选举。大选后众议院朝野政治势力对比情况未发生变化，基本维持原有态势。大选公示前众议院议席定数为480席（缺员一人实为479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议席总数为326席，民主党等在野势力议席总数为153席。大选前，选区人口变化较大的福井、山梨、德岛、高知、佐贺等五县的小选区被重新划分，分别由三个小选区调整为两个，即所谓“零增五减”。此次众议院大选，议席定数调整为475席，自公两党执政联盟获得326席，民主党等在野势力获149席。

### （一）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

朝野政治势力议席数的多寡直接关系到众议院乃至整个国会的运营。众议院议席定数调整后，衡量多数党也就是执政党获胜“状态”的数量标准也相应有所变化：过半数议席为238席，这是众议院各派势力获取执政权的最低标准；稳定多数议席为249席，意味着执政党能够控制众议院17个常设委员会所有委员长的职位和半数委员；绝对稳定多数议席为266席，达到这一标准意味着执政党能够确保17个常设委员会委员长的职位和过半数委员。通常情况下，确保绝对稳定多数议席的执政党掌握国会运营的主导权，政权运营稳定；三分之二议席为317席，若达到这一标准，在众议院表决通过的法案即使被参议院否决，根据宪法规定可以再次在众议院表决通过成为国家法律。<sup>①</sup> 大选后自民党减少4个席位，即由295<sup>②</sup>席减为291席<sup>③</sup>，根据上述标准，自民党一党单独所获议席数量远远超过众议院绝对稳定多数议席，继续“一党独大”。

公明党由公示前的31席增至35席，自公两党议席减增数量相抵，执政联盟两党议席总数依然维持326席，超过三分之二绝对多数。

### （二）民主党、维新党议席增减幅度不大

大选公示前，民主党所属众议员由55人增至62人，主要来自大家党（3人）、生活党（2人）、新党大地（1人）和无所属（1人）等政党和政治团体。大选后民主党所属众议员增至73人，议席增幅不大。在此次大选中，民主党比例区所获选票和得票率（978万、18.33%）与2012年大选（963万、16%）相比，仅有微小增加。

与2012年12月大选日本维新会<sup>④</sup>、大家党以及未来党等竞争“第三极”形

<sup>①</sup> 「自公議席の増減焦点」、「東京新聞」2014年12月2日。

<sup>②</sup> 2012年12月16日大选自民党所获议席为294席，同年12月28日以无所属身份当选的鸠山邦夫重新加入自民党，自民党众议院增加一席。

<sup>③</sup> 因两个自民党候选人分别在麻生和古贺的支持下争夺福冈一区的小选区公认候选人身份，导致自民党未在该区提名公认候选人，两人以无所属身份参加竞选。麻生支持的井上当选后被自民党追认为该党众议员。

<sup>④</sup> 2014年7月31日，日本维新会通过大阪府选举管理委员会向总务省提出解散申请，完成分党手续。8月1日次世代党通过东京都选举管理委员会向总务省提出成立新党申请，日本维新会也提出申请成立以桥下彻为代表的新党“日本维新会”。9月16日，次世代党在东京都召开成立大会。脱离大家党成为无所属的江口克彦参议员于8月26日加入次世代党后，次世代党拥有众参两院议员23人（众院19人、参院4人），党首平沼赳夫、干事长山田宏。9月21日，日本维新会与连结党召开新党成立大会，合并组成新党“维新党”。维新党拥有众参两院议员52人（众院41人、参院11人），成为继民主党之后的第二大在野党。维新党实行桥下彻和江田宪司共同代表制。10月14日，脱离大家党的众议员大熊利昭加入维新党，众议院维新会派增加一人。

成鲜明对照的是，维新党成为硕果仅存的“第三极”势力。维新党减少一个席位，由公示前 42 席减为 41 席，“第三极”新鲜度下降。在 2012 年大选中，日本维新会比例区所获选票和得票率（1226 万、20.38%），超过民主党，仅次于自民党（1662 万、27.62%）；所获议席（小选区 14 席、比例区 40 席）仅比民主党（小选区 27 席、比例区 30 席）少 3 席。而在此次大选中，维新党比例区所获选票和得票率（838 万、15.72%）不敌民主党，所获议席（小选区 11 席、比例区 30 席）远低于民主党（小选区 38 席、比例区 35 席），即便加上次世代党 2 席，其势力与影响也远低于日本维新会。维新党在众议院已经失去日本维新会曾经拥有的“能够提出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和与预算有关的法案”<sup>①</sup>的权力。

### （三）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端势力议席增减变化显著

右翼政党——次世代党险遭全军覆没，由公示前的 19 席<sup>②</sup>骤减至 2 席。大选后次世代党只剩下在选区拥有牢固支持基础的党首平沼赳夫和顾问园田博之两位 70 岁以上的高龄资深议员。该党最高顾问石原慎太郎在公示前一度表示不再参加竞选，后在该党年轻议员的要求下勉强参加，结果落选。该党右翼政客山田宏、西村真悟、中山成彬等全部落选。在 2014 年 2 月东京都知事选举中获得 61 万票的前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田亩神俊雄再次以次世代党公认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结果在竞争东京 12 区小选区席位的四位候选人中位居最末，仅获得 3.9 万张选票。“网络右翼民意”与现实国民民意的差异，使次世代党右翼保守理念坠地。

左翼政党——日本共产党议席倍增，由 8 席增至 21 席。更引人注目的，是该党在新选举制度实施以来实现小选区零议席的突破——在冲绳 1 区赢得首个小选区议席。随着议席数量的增加，日本共产党在众议院的权力也相应增加：不仅能参加党首讨论<sup>③</sup>，还能提出不伴随预算的法案<sup>④</sup>。日共议席增加，主要缘于该党最近两年积极努力争取无党派选民的支持。首先，积极努力使候选人年轻化。如 2013 年参议院定期选举时在东京选举区拥立 30 岁的吉良佳子，在此次大选中又提名有乐队活动经历、年轻美丽的 32 岁池内沙织为候选人，不断向选民传递该党年轻化、清新化的新形象。其次，在政策上，

① 在众议院拥有 51 席以上的党派势力才能够行使这一权力。

② 2014 年 11 月 16 日“太阳党”代表西村真悟加入次世代党。同年 11 月 28 日，已被次世代党公认为候选人的上野宏史在未办理离党手续的情况下以无所属身份参加竞选。

③ 拥有 10 席的政党党首才能参加党首讨论。

④ 拥有 21 席的会派才能在众议院提出不伴随预算的法案，日共议席刚好满足这一条件。

日本共产党切实关注年轻人关心的就业问题，检举揭发不良企业以及在网络上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动画宣传该党政策主张等。这些努力得到了无党派选民的积极回应，16%（上次大选为6%）的无党派选民在比例区将选票投给了共产党。<sup>①</sup>此外，这一结果也与日共党员人数逐渐增加有关。2011年日共党员人数减至约38万人，2014年1月增至约40万人。

（四）大家党的解体与次世代党势力的后退给执政联盟政治力学运动带来一定影响

大选前，公明党一直遭受次世代党和大家党的直接“威胁”，尤其是次世代党一直企图取而代之。次世代党与安倍首相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和思想信条，其自主制定宪法的主张与旨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自民党主张并无本质区别。大家党以渡边喜美为首的一派有关修改宪法、行使集体自卫权等主张与自民党的契合度也很高。两党意欲与安倍政府合作以推动上述议案，微妙地影响着执政联盟政治力学的运动，在给公明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安倍首相提供了备选项和侧面支持，使其政权运营更加“自如”。如安倍重视的慰安妇问题，正是由于山田宏众议员在2014年2月例行国会中提出“‘河野谈话’的欺瞒性”，安倍内阁才开始着手调查“河野谈话”的出台过程，调查小组才提出了“不能确认所谓‘强制带走’”的报告。<sup>②</sup>次世代党势力的后退，使安倍内阁失去了来自右翼保守在野党的强力侧面支持，从而影响安倍内阁的政权运营与修改宪法课题。联合伙伴公明党却减少了外部压力，其在执政联盟内，发言权增大。

2014年大选后日本朝野政治势力对比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在野各派势力之间，尤其是左右两翼在众议院议席增减的显著变化，影响了安倍内阁修改宪法的进程，使安倍首相失去了来自右翼保守在野势力的强有力的支持。

## 二 自民党大选获胜的选举战略

从此次大选的时机选择、争论议题的设定以及选举战术的运用等方面来看，与安倍第一次任期相比，安倍及其团队<sup>③</sup>的政治手法与决断力都有明显

① 「自民、支持層増やす 無党派も取り込む」、『朝日新聞』2014年12月15日。

② 「大敗次世代、存続の危機」、『産経新聞』2014年12月22日。

③ 所谓安倍团队，主要是指直接辅助、支持安倍首相的官邸工作人员，其核心成员主要包括内阁官房长官、三位副官房长官和五位首相助理以及首相秘书与内阁官房参与等。在2014年9月内阁改组时官邸主要人事未做任何变动，以官房长官菅义伟为核心的官邸人事体制对安倍首相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提升。其成功的选举战略使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成为可能，也使自民党与安倍路线共命运。

### （一）选择最佳时机解散众议院

2014 年 11 月 18 日，安倍晋三在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宣布将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21 日，众议院正式解散。此次众议院解散，看上去似乎是“突然解散”，其实并非如此。安倍早在 2014 年夏就开始着手研判合适的解散时机，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安倍首相的政务秘书今井尚哉。今井在 2014 年 7 月向安倍首相提出了“年内解散、2015 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后、2016 年众参两院双重选举等解散方案”<sup>①</sup>。对于年内解散方案，“与安倍有共同想法的政治家只有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这么说毫不夸张。菅在 8 月初就提出了同时实施推迟上调消费税率和解散众议院的观点”<sup>②</sup>。

2014 年 10 月 20 日，安倍改组内阁不足两个月，颇受期待<sup>③</sup>的经济产业相小渊优子和法务相松岛绿两位女阁僚因政治资金问题被民主党严厉追究而双双辞职。此后，防卫相江渡聪德成为其追究的下一个目标。在民主党揪住阁僚丑闻不放、企图制造“丑闻国会”的猛烈攻势下，安倍趁内阁支持率尚未出现大幅波动之机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是对民主党攻势的绝地反击。根据首相官邸在 2014 年 10 月 25 日和 26 日实施的调查，可以基本得出“自民党确保过半数、公明党维持现状、民主党停滞不前”的结论。安倍和菅决定给“正在策划丑闻国会的民主党以严厉打击”。<sup>④</sup>

同一时期，也是安倍对是否于 2015 年 10 月如期上调消费税率至 10% 这一重要政策课题做出判断的关键时期。鉴于执政党在提高消费税率之后的国政选举中几乎均遭惨败<sup>⑤</sup>的前车之鉴，对于安倍首相及其内阁来说，增税事关其政治生命。任内连续两次上调消费税率成为安倍首相难以承受的重负，“自 2014 年 4 月决定将消费税率由 5% 增至 8% 时起，就开始考虑 2015 年 10

① 「『財務省封じ』へ解散決断」、『読売新聞』2014 年 12 月 26 日。

② 「安倍が解散した真の狙いは自民党と財務省鎮圧」、『週刊ダイヤモンド』2015 年 12 月 13 日。

③ 根据富士新闻网舆论调查，安倍改组内阁中最受期待的阁僚是地方创生担当相石破茂（15.5%），其次是经产相小渊优子（13.8%）。参见富士新闻网 2014 年 9 月 6-7 日舆论调查数据。

④ 赤坂太郎「安倍・菅が謀った師走『覇道』解散」、『文藝春秋』2015 年 1 月号。

⑤ 在 1989 年 4 月征收 3% 消费税后不久举行的参议院定期选举中，自民党成立以来首次在参议院中未获过半数议席；1997 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将消费税率提高到 5%，翌年 7 月自民党在参议院定期选举中惨败，桥本首相引咎辞职；联合自民、公明两党通过《消费税增税法案》的民主党野田佳彦内阁在 2012 年大选中惨败，民主党下野，实施增税的任务移交给自民党安倍内阁。1994 年细川护熙首相关于“导入 7% 的国民福利税”的发言也成为其内阁总辞职的导火索。

月是否如期再度增税至10%的问题”<sup>①</sup>。对于志在长期执政的安倍首相来说，提振景气优先于提高消费税率；对于以“财政均衡”为最重要课题的财务省来说，如期上调消费税率是“至上命题”。财务省以“若不再次提高消费税率，日本在有关财政重建问题上便失信于国际社会”<sup>②</sup>为由，向安倍首相施压促其如期上调消费税率。自民党内围绕消费税增税问题形成“慎重派”与“积极派”两派。自民党税制调查会是积极增税派的“牙城”，其势力与影响不容小觑。会长野田毅认为：“只要不是雷曼危机级别的景气后退，就不应该延期增税。”自民党资深政治家如谷垣干事长、时任町村派会长町村信孝、前财务相额贺福志郎和现任财务相麻生等，以及友党公明党山口代表均主张应推进上调消费税率。“慎重派”主要以当选一次的年轻议员为主，主张增税延期一年半。慎重派以议员联盟“使安倍经济学成功之会”为据点，其成员有42人。<sup>③</sup>实际上，慎重派的背后是菅官房长官和安倍首相。对避开2016年参议院定期选举、延期一年半上调消费税率“意已决”的安倍首相来说，问信民意是避免再度上调消费税率给其内阁带来执政危机乃至消除增税“魔咒”的上上策。

在解散众议院后不久，安倍向身边的人透露了行使解散权的真正意图：“将消费税率上调推迟18个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财务省和自民党税制调查会竭力主张增税。要打垮这些人，只能解散众议院。如果不解散，他们会发动大规模政变。”<sup>④</sup>换言之，若安倍不以推迟增税之是非问信于民意为口实解散众议院，而在2015年例行国会提交推迟上调消费税率法案，国会将就是否表决通过该法案而出现混乱，反安倍势力会借机发动“倒安倍”政变，从而给安倍内阁带来一场大的执政危机。在首相官邸与财务省、自民党内积极增税派的这场博弈中，断然行使解散权的安倍首相完胜。<sup>⑤</sup>

安倍首相11月解散众议院、12月举行大选的政治战略还受到友党公明党

① 「平成26年11月18日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1118kaiken.html](http://www.kantei.go.jp/jp/96_abe/statement/2014/1118kaiken.html)。

② 屋山太郎「財務省を『成敗』した安倍総理」、『Voice』2015年1月号。

③ 「消費税増税 攻防本格化」、『読売新聞』2014年10月23日。

④ 「安倍が解散した真の狙いは自民党と財務省鎮圧」、『週刊ダイヤモンド』2014年12月13日。

⑤ 町村信孝在11月13日的派系总会上表示：“我一贯坚持不改变应该如期上调消费税率的意见。可是，党税制调查会也同意完全委托首相（裁决）。”被指为增税论急先锋的町村向本派干部解释道：“我们派是首相出身的派系。不能跟首相唱反调。”自民党内继续坚持反对推迟上调消费税率的仅剩野田毅。可是，“野田毅也不能公然扯反旗，若因此在大选中不被公认则后果严重。最后也只能同意推迟（上调消费税率）”。参见：「自民ベテラン首相同調 増税先送り 反対派『一任しているから』」、『読売新聞』2014年11月14日。

的欢迎。对曾多次要求自民党避免 2016 年同时举行众参两院选举的公明党来说, 2014 年内举行大选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首相行使解散权当然选择更有胜算或能将损失控制在最小限度内的时期。在各种舆论调查结果中, 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低迷不振, 党首海江田万里凝聚力不足, 选举准备不充分, 内定候选人仅 130 人左右。从民主党选举准备不足情况来看, 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把握住了最佳时机。

## (二) 以“安倍经济学”为争论文题

安倍首相以推迟上调消费税率问信于民举行大选, 在选举中将争论文题设定为“安倍经济学”。对于所谓“安倍经济学”这一安倍内阁重点宣传、推行的经济政策, 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间的评判尚且存在分歧, 要普通选民做出清晰判断更难。赞成“安倍经济学”的选民支持安倍内阁、希望继续推进该政策; 反对“安倍经济学”的选民中也有很多反对消费税增税、也希望延期上调消费税率。对于“安倍经济学”,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 都比较容易给自民党及其候选人投票。

大选期间, 安倍首相将股票价格上涨、有效求人倍率等经济指标的改善视为“安倍经济学”的成果, 强调并罗列具体数字如“创造 100 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工资增加 2%、奖金增加 7%”等, 在地方演说中反复宣传“只有这条道路。要把景气回复的暖风送到日本各个角落”。对于集体自卫权、重启核电站以及修改宪法等问题, 安倍不做具体说明甚至很少提及。修改宪法问题被放在自民党竞选公约的最后。据《朝日新闻》统计, 2014 年 12 月 2 日大选公示后, 安倍首相在全国做了 74 场演说, 其中提到安全保障政策的有 31 场, 使用“集体自卫权”一词的有 13 场。但在选举后半期的五天中一次都没有使用, 代之以“2015 年例行国会推进安全保障法制”。至于其“夙愿”之修改宪法, 安倍在街头演说中一次都未提及, 与 2007 年参议院定期选举中宣传“以国民之力制定新宪法”形成鲜明对照。<sup>①</sup>

有关舆论调查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支持。富士新闻网于 2014 年 12 月 6~7 日进行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 38.1% 的被调查者打算给推进“安倍经济学”的候选人投票; 19.9% 的被调查者准备给反对“安倍经济学”的候选人投票; 在投票行动中不考虑“安倍经济学”的为 38.4%。<sup>②</sup> 根据《朝日新闻》12 月

① 「演説の半数超、安保触れず」、『朝日新聞』2014 年 12 月 17 日。

② <http://www.fnn-news.com/yoron/inquiry141208.html>。

14日的调查，自民党支持层由上次大选的30%增至40%，其中71%的自民党支持层在比例区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无党派层的比例为20%，其中22%的无党派层在比例区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而上次大选中的无党派层，在比例区投票给自民党的为19%。对安倍内阁两年间的经济政策是否成功这一问题，39%的被调查者回答“不清楚”，其中的37%在比例区投票给自民党。对于“生活”是否变好这一问题，60%的被调查者回答“不清楚”，其中的41%将选票投给了自民党。<sup>②</sup>经济政策成功与否普通选民很难判断，或许判断不清楚的选民给自民党及其候选人投的是“希望”票——希望安倍继续推行的经济政策能够成功。可见，“安倍经济学”这一争论议题的设定是有利于选民对自民党及其候选人投票的。这与2005年邮政选举不同，由于不能形成鲜明的意见分歧，因而很难发展成狂热对立的选举战，模糊争论焦点的设定容易争取最大程度的选民支持，从而营造出有利于给自民党及其候选人投票的选举形势和选举环境。

在野党方面也希望就行使集体自卫权、重启核电站等问题的赞成与否形成“分裂性争论焦点”，但是在野党各自提出争论议题，很难集约为一个简单明了的争论议题，反而增加选民的判断难度。<sup>③</sup>根据富士新闻网舆论调查统计数据，30.5%的被调查者想给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候选人投票；33.7%的被调查者想给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候选人投票；在投票中不考虑候选人集体自卫权主张的为30.2%。与“安倍经济学”争论议题相比，这一数据显然对主张“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违反立宪主义因而要求撤回”的民主党不利。关于核电政策的调查数据显示，准备给允许重启核电站、将来也灵活使用核电站的候选人投票的被调查者为13.1%；打算给允许重启核电站、将来废除核电站的候选人投票的被调查者为50.6%；想给主张立即废除核电站的候选人投票的为24.0%；在投票时不考虑核电政策主张的为9.9%。<sup>④</sup>有关核电政策的主张分歧被细分化，容易导致分散投票，除与核电直接相关的选区外，很难成为主要争论议题。加之，民主党围绕重启核电站问题分裂为反对和赞成两派势力，意见对立难以解决。其实，民主党“要求撤回内阁决议”的主张背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否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允许行使的保守派和反对行使的自由派之间的意见对立难以调和。因此，民主党

① 「自民、支持層増やす 無党派も取り込む」、『朝日新聞』2014年12月15日。

② 「『戦略的投票』のススメ」、『毎日新聞』2014年12月3日。

③ <http://www.fnn-news.com/yoron/inquiry141208.html>。



竞选纲领不涉及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实质问题，只是要求撤回内阁决议。

对于“安倍经济学”，民主党除批判其是“扩大差距政策”之外，也不能在经济政策方面提出具体的替代政策或对立方案。

### （三）以民主党重要政治家为“攻击”对象

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会判断民主党议席增加的趋势很难扭转，于是采取使民主党核心领导层干部在小选区落选从而使该党凝聚力下降的选举战术来“狙击”民主党。因此，民主党重要人物所在的选区成为安倍和菅重点游说的目标。首相在大选中到全国各地游说以挖掘选票是常事，可是从未有过如此露骨地集中攻击在野党重要政治家的首相。<sup>①</sup>

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万里的选举地盘东京 1 区，是自民党集中投入党政干部重点攻击的目标。大选公示前，安倍首相和菅官房长官分别于 2014 年 11 月 28、29 日先后进入东京 1 区举行街头演说。公示后的第二天即 12 月 3 日，谷垣干事长进入选区支援。民主党干事长枝野幸男也是自民党集中攻击的重点目标。自民党选举对策干部曾指出：“安倍首相在选举时曾下过‘无论如何让枝野落选’的命令。”<sup>②</sup>除安倍外，进入枝野选区游说的党政干部主要有菅、石破地方创生担当相和谷垣干事长。不仅民主党代表、干事长等民主党核心领导层干部成为自民党重点攻击目标，前首相菅直人、前众议长横路孝弘、前厚生劳动相长妻昭、前外相原诚司等也成为主要攻击对象，甚至连选区中占有压倒性优势的冈田克也不放过。这一选举战术的使用，为民主党内知名度高、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支援民主党其他候选人时制造了“后顾之忧”，他们不得不把更多时间花在自己选区，从而缩减支援民主党其他候选人的时间。如，安倍在 12 月 9 日进入枝野选区游说后，枝野立即于 12 月 10 日在其选区进行街头演说。民主党代表海江田不仅在小选区落选，甚至不能以比例代表身份在比例区“复活”当选，创造了社会党党首片山哲在 1949 年大选落选以来时隔 65 年第一在野党党首落选的纪录。对于选举中遭遇集中攻击的民主党干部，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茂木敏充在一档电视节目中尖锐地批评道：“集中支援难分胜负的激战选区，无论哪个政党都是理所应当的。党首和干事长（选区）成为激战区本身，在野党诸位应该认真反省。”<sup>③</sup>

① 「『枝野氏の地元を日の丸で埋め尽くせ!』首相、本気の民主演し」、『産経新聞』2014 年 12 月 15 日。

② 「自民は民主幹部に集中攻撃」、『時事通信』2014 年 12 月 8 日。

③ 「発言録 野党きちんと反省を」、『読売新聞』2014 年 12 月 15 日。

按照日本政府危机管理惯例，历届内阁在选举期间官房长官都要留守在首相官邸待机。以最近的三次国政选举为例，2013年7月参议院定期选举期间，菅是在记者会结束后或休息日赴地方游说的。2012年大选，藤村修官房长官只有一天回其大阪府选区，其余时间均留在首相官邸。2009年大选，河村建夫官房长官几乎没有离开首相官邸。安倍内阁在此次大选中却打破这一惯例，开创首相和官房长官为赴全国各地地方游说而同时不在首相官邸的异例<sup>①</sup>，大选期间召开的记者会由参议员世耕弘成副官房长官代理。

从第一次任期的“经验和挫折”中汲取教训，政治上更加成熟、果断、自信的安倍，在其强有力团队的支持和配合下，面对因招牌女阁僚政治资金问题在国会受到民主党严厉追究、围绕是否如期上调消费税率问题遭到财务省和党内积极增税派要求如期上调的双重压力，为巩固权力基础断然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解散权的行使虽受到“无大义名分”的质疑，但确是打压党内反安倍势力、“镇压”财务省并绝地反击民主党国会攻势的杀手锏。在内外压力面前，安倍不是被动地采取守势，而是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给反对势力以“狠、稳、准”的打击。经此一役，安倍已完美变身为“进攻型安倍”。

### 三 自民党大选获胜的政治生态环境

强势首相安倍及其团队精心设计的选举战略为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民主党的弱化、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以及在野党“碎片化”，是自民党继续“一党独大”的重要基础。

#### （一）民主党的弱化

第一，从政党支持率来看，民主党自2012年12月下野以来，其政党支持率一直低于10%。富士新闻网2012年12月26日至2014年12月初大选前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一直未超过10%，最高的一次是在2014年11月22、23日实施的调查中达到9.7%。<sup>②</sup>在2014年12月24、25日实施的调查中，民主党的政党支持率终于超过10%达到11.4%。<sup>③</sup>根据时事通讯社政党支持率的统计数据，2013年3月至2014年11月，民主党的政党支

<sup>①</sup> 「官邸『トゥートップ』異例の不在、応援飛び回る」、『読売新聞』2014年12月4日。

<sup>②</sup> 具体数据参见富士新闻网舆论调查。

<sup>③</sup> <http://www.fnn-news.com/yoron/inquiry141226.html>。

持率几乎一直徘徊在 5% 以下，仅在 2014 年 8 月上升为 5.3%。2014 年 12 月，该社统计的数据为 5.9%。<sup>①</sup> 其他在野党的政党支持率更惨淡。2012 年 12 月，日本维新会和大家党两党的政党支持率合计约 15%。2014 年 6 月日本维新会分裂以来，维新党、大家党和次世代党三党的政党支持率合计不足 10%。<sup>②</sup>

舆论调查数据表明一个基本事实：对选民来说，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已经不是能够取自民党而代之以的替代选项。选民是否满意于这种政治格局？55.4% 的被调查者认为，与自民党之间存在可能实现政权轮替的在野党是有必要的。49.7% 的被调查者期待在野党重组。<sup>③</sup> 正如右翼政党次世代党势力后退以及大选投票率（比例区 52.65%、小选区 52.66%）创战后新低所表达出来的民意一样，日本选民拒绝支持极端右翼势力，亦认为“即使投票也不会改变政治现状”。

安倍对民主党政党支持率的变动情况密切关注。“在各大报舆论调查中，首相关注政党支持率。自民党和民主党支持率在两年前大选中相差几个点，这次却出现了相差 20 点以上的调查结果。”<sup>④</sup> 政党支持率的变化成为安倍判断解散与否的依据之一。

第二，从大选结果等统计数据看，民主党比例区得票率增加幅度不大，维新党停滞不前。2014 年大选，民主党在小选举区所获选票近 1192 万（2012 年大选约为 1360 万<sup>⑤</sup>），得票率为 22.51%（22.81%），赢得 38（27）个小选区议席；在比例区所获选票约为 978 万（约 963 万），得票率为 18.33%（16.00%），赢得 35（30）个比例代表议席。民主党比例区得票率提升 2.33 个百分点。维新党在小选区所获选票约为 432 万（约 694 万），得票率 8.16%（11.64%），赢得 11（14）个小选区议席；在比例区所获选票约为 838 万（约 1226 万），得票率 15.72%（20.38%），赢得 30（30）个比例代表议席。<sup>⑥</sup>

对比 2009、2012 和 2014 年三次大选中民主党、自民党支持层的变化以及无党派层投票对象的变化：民主党支持层分别为 27%、20% 和 15%；自民党支持层分别为 37%、31% 和 41%；无党派层在比例区投票给民主党的比例分

① [http://www.jiji.com/jc/graphics?p=ve\\_pol\\_politics-support-pgraph-past](http://www.jiji.com/jc/graphics?p=ve_pol_politics-support-pgraph-past).

② 参见日本时事通讯社政党支持率的变化。

③ <http://www.fnn-news.com/yoron/inquiry141226.html>.

④ 「経済に争点一本化奏功 不意打ち解散戦略の中」、「朝日新聞」2014 年 12 月 15 日。

⑤ 本段括号内数字为 2012 年大选的数据。

⑥ 参见日本总务省网站：<http://www.soumu.go.jp/>。

别为52%、13%和19%；无党派层在比例区投票给自民党的比例分别为16%、20%和22%。<sup>①</sup>可以发现，民主党支持层与自民党支持层有不小的差距，民主党议席增减与无党派层的投票行动密切相关。

第三，大选后实施的相关舆论调查为分析大选提供了数据支持。根据《朝日新闻》2014年12月18日实施的舆论调查，关于自民党大胜的原因，选择“因为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2%）远远高于选择“因为肯定安倍首相政策”的（11%），而投票给自民党、支持安倍内阁的超六成的被调查者也选择了此选项。对于目前在野党中是否存在可以执掌政权的政党，选择“无”的（78%）远远高于选择“有”的（8%）。关于今后安倍首相继续推进的政策，选择“有很大不安”的（52%）高于“有很大期待”的（31%）。<sup>②</sup>富士新闻网12月24、25日实施的调查结果与《朝日新闻》的调查结果相差无几：对于“你认为自民党大胜最大的原因是什么”，选择“在野党没有魅力”的（70.2%）远远高于“对安倍首相的期待高”的（10.8%）。<sup>③</sup>直观的数据说明自民党“一党独大”与在野党的无力正相关。

曾取自民党而代之、成功实现政权轮替的民主党，为何历经两年时间仍不见恢复景象？首先，从民主党自身来说实现“再生”确非易事。自民主党诞生至夺取政权仅用了13年，其实是在未做好执政准备的情况下上台执政的。因此，民主党上台执政并不能给选民带来“新政党新社会新气象”的切实感受。民主党治理能力的欠缺、进而围绕重要政策分裂；在决策时，党应该如何参与政府决策没有明确的规范；地方组织没有培育起来；实际推行的政策与竞选纲领存在矛盾等问题都暴露出来。虽然民主党政权推动实现的一些政策转换也是有意义和价值的，但是国民关注更多的是民主党政权失败的一面。对民主党的失望甚至导致国民对政治变革希望的破灭。同时，民主党在快速壮大的同时也埋下了迅速萎缩的导火索。急于上台执政的民主党一贯采取扩大战术，在积极扩大选民支持的同时，将各种党派、组织拉入党内。正如小泽领导自由党加入民主党能够使其快速壮大一样，小泽率领52名议员脱离民主党也能够使其遭受致命打击、一蹶不振。民主党能够独立“再生”的基因比较弱。其次，战后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负效应导致日本社会不能培育能够执掌政权的中道左派在野党。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的成功与在野党

① 「『自民支持』10ポイント増 無党派、投票先割れる」、『読売新聞』2014年12月15日。

② 「衆院選 自民が大勝の理由『野党魅力なし』72%」、『朝日新聞』2014年12月18日。

③ <http://www.fnn-news.com/yoron/inquiry141226.html>。

不能上台执政的失败是一体两面，正如此次大选中在野党的无力与自民党“一党独大”互相影响一样。民主党“再生”的关键，取决于该党能否提出有魅力且有整合性的纲领，其政策重点应该放在社会政策领域，经济和外交政策宜采取现实主义路线，一步一步地努力进步争取选民支持。民主党能否“再生”取决于自身努力。

## （二）公明党与自民党的合作

自1999年10月公明党加入执政联盟以来历经六次大选，公明党的基础票一直保持在700万以上，得票率保持在11%~15%之间。2000~2014年公明党在比例区所获选票（得票率）的变化情况如下：2000年776万（12.97%），2003年873万（14.78%），2005年约为899万（13.25%），2009年805万（11.45%），2012年约为712万（11.83%），2014年731万（13.71%）。2000年大选以后，由于多数小选区自民党候选人受到公明党的推荐，因而增加了选举结果的解释分析难度。普遍认为，自民党小选区候选人的当选受益于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据说每个小选区有2万票的创价学会，对自民党来说，已经成为凌驾于建设业界团体和农业团体之上的最大支持势力。”<sup>①</sup>有周刊指出：“若无（创价）学会的选票自民党近100人有落选的可能。”<sup>②</sup>甚至还有评论指出，自民党和公明党在选举合作层面上几近一体化。

自公两党干部对两党选举合作的实际情况也有相关说明。自民党干部指出：“众议院选举的公明票，一个选举区平均有两万票。其选票动向因选区而异，有时决定胜负。”公明党负责选举对策的干部也坦言：“在小选区单靠本党力量获胜困难。”<sup>③</sup>此次大选，自民党在全部295个小选区中没有拥立候选人的选区有12个，其中9个选区是公明党提名候选人的选区。在与自民党的选举合作中，公明党不仅在小选区受益，比例区所获选票也有自民党支持层的贡献。在此次大选中，自民党支持层在比例代表区给公明党投票的为7.3%。<sup>④</sup>

在测定自民党与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时，经常使用将比例代表区政党所获选票视为该党基础票、以它为标准来推定小选举区选举合作效果的方法。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蒲岛郁夫就是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的。

① 赤坂太郎「安倍・菅が謀った師走『霸道』解散」、「文藝春秋」2015年1月号。

② 『週刊新潮』2014年5月29日。

③ 「自公協力15年『倦怠期』」、「読売新聞」2014年8月22日。

④ 「自民支持層の79%『比例自民』」、「読売新聞」2014年12月15日。

在2000年大选后蒲岛曾指出自民党对公明党的依存程度之大,2003年大选后他发表过一篇专门研究公明党选举合作的文章,该文得出结论:“自民党小选区当选者中近半数依赖公明党的选票。”<sup>①</sup>西平重喜使用同样的测算方法分析2003年大选却得出不同的结论:“公明党候选人当选的9个小选区,如果不与自民党合作就不能当选。自民党168名当选者中,88人不需要公明党的支援,2人受益于在野党候选人,78人由于与公明党合作而当选。如果从自公资产负债表来看,公明党自给率低,没有自民党的支援应该一个都不能当选。可是,自民党自给率平均约七成,绝对需要公明党支持的不过20人左右。因此,对公明党来说,与自民党的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对自民党来说,合作是防止自公同时拥立候选人导致两败俱伤,是消极的。可是,若无自公合作,就不能有小泉首相最初的发言(由于执政党控制过半数因而得到国民的信任)。”<sup>②</sup>但是,对自民党来说,只有一个重视公明党战略优势的选项。在自民、公明、民主、社民、共产等政党配置中,自民党与社民党、共产党展开选举合作的可能性低。对公明党来说,与民主党进行选举合作也是可能选项。假设公明党与民主党展开选举合作,将公明党比例票加到小选举区民主党候选人的得票中来计算2003年大选结果,自民党小选举区当选的168名候选人,将变成当选68人、落选77人,另有23人不能计算(无民主党候选人),自民党必然败选。<sup>③</sup>

还有一种测定公明党选举合作效果的方法,就是比较有无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选举结果的分析方法。对自民党候选人(前议员<sup>④</sup>、原议员<sup>⑤</sup>、新人)情况不加区分来测算,有推荐的当选率为67%(推荐198人、当选133人),无推荐的当选率为44%(无推荐79人、当选35人)。鉴于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多为当选可能性高的前议员,仅以自民党前议员为样本计算当选率,有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当选率为76%(推荐150人、当选114人),无推荐的当选率为69%(无推荐39人、当选27人)。此外,还需注意一点,即公明党的推荐对小选区落选的候选人在比例代表重复候选中能否

① 蒲岛郁夫·菅原琢「公明がどちらを選ぶかで政権は換わる」、『中央公論』2004年1月号。

② 西平重喜「並立制の欠陥が浮き彫りに」、『市場調査』(No.258)2004年1月号、9頁。水崎節文·森裕城『総選挙の得票分析:1958~2005』、木鐸社、2007年、152頁。

③ 水崎節文·森裕城『総選挙の得票分析:1958~2005』、153頁。

④ 前议员,是指众议院解散前的现职众议员。

⑤ 原议员,是指曾经当过议员、解散前不是现职议员。

“复活”当选的影响。公明党推荐的 65 名小选区落选者中有 27 人在比例代表重复候选中“复活”当选，若无公明党的推荐，他们是落选可能性最高的候选人。<sup>①</sup>

公明党的推荐效果确实存在，关于推荐效果的程度日本学者认为有必要在控制各种要因的基础上慎重推定其效果。川人贞史将自民党候选人小选区得票率作为从属变量，将自民比例得票率、公明比例得票率、公明推荐、自民前议员、民主前议员、投票率作为独立变量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来推算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依存公明党选举合作的程度，得出的分析结果是：“受到公明党推荐的自民党候选人比未受到推荐的候选人得票率多 2.6%（2000 年）或 2.8%（2003 年）”，“公明党比例得票率增加 1%，小选举区自民党候选人得票率增加程度，这次（2003）比上次（2000）更多，可以推测公明党的选举合作效果 2003 年比 2000 年大”。<sup>②</sup>

公明党的选举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民党集票能力弱化的影响。假设民主党能够取得公明党选举合作的支援，民主公明两党选举合作的效果会如何，大选选举结果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耐人寻味的问题。

### （三）在野党的“碎片化”

1993 年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体制的结束与 1994 年细川护熙内阁主导推动的以选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政治改革相关法案的通过和实施，使日本政党政治生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推行在使议席向两大政党集中、实现政权轮替的同时，也使中小政党能够凭借比例代表制度确保一定程度的议席、继续维持其影响力。加之，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降低了组织政党的难度，导致新党不断涌现，呈现在野党碎片化格局。

“1955 年体制”时期，除自民党和社会党两大党外，主要有日本共产党、公明党以及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民社党和从自民党分裂出来后又重回自民党的新自由俱乐部。“国际冷战体制解体至‘连结党’成立以及日本维新会分裂，其间成立的新党高达 40 个（变更党名的除外）。其中，36 个成立于政党补助制度实施之后。实际上，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的政党现存的只有民主党。除民主党外新党‘平均寿命’约为两年。2000 年以后，在向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制推进的过程中，仍有 18 个政党存在。”<sup>③</sup> 2012 年大选拥立候选人参加

① 水崎節文・森裕城『総選挙の得票分析：1958～2005』、153～154 頁。

② 川人貞史『選挙制度と政党システム』、木鐸社、2004 年、273～274 頁。

③ 伊藤俊行「野党が砂粒化したわけ」、『中央公論』2014 年 10 月号。

竞选的政党竟多达12个。多党化与小选举区制、政党支持基础的变化以及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等因素相互作用密切相关。

第一，小选举区制度在推动形成两大政治势力的同时并不抑制多党化的发展。例如，“众议院选举制度与日本相近也采取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的意大利在1993~2005年间，竟然出现50多个政党。实施小选举区制的英国在2010年大选中也有10个政党赢得议席”<sup>①</sup>。小选举区制，与仅靠基础票就能以第二或第三位当选的中选举区制不同，集票能力弱化的业界团体和工会等传统支持团体的“基础票”不敌动员起来的无党派层。为抓住飘忽不定的无党派选民，认为以能给选民带来新鲜感的新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更有利于当选的政治家增多。加之，比例代表制能够确保新党按照所获选票比例拿到众议院议席。新选举制度实施后，新党此起彼落、政治家不断更换党籍与此密切相关。

第二，政党补助制度改变了政党的组织方法。组织新党的最大障碍——资金问题，通过政党补助金可以解决相当部分。除不接受政党补助金的日本共产党和有巨额事业收入的公明党外，无论哪个政党离开政党补助金都难以维持运营。英国下议院也有针对政党议会活动的公费补助制度，该制度却规定不补助执政党，同时还对第一大在野党追加党首补助。“如2013年至2014年，总额为707万英镑（约12亿日元）的补助金中工党领取了659.9319万英镑（包括党首补助），是第二位苏格兰民族党的近40倍。此外，每年还有200万英镑专门支持在众议院拥有两个以上议席的政党制定政权公约。”<sup>②</sup>英国政党补助金额远远少于日本的政党补助金（约320.1亿日元），但是其重点补助对象是在野党，尤其是在野党第一党。日本政治势力“一强多弱”结构体现在以政党补助制度为基础的资金层面上也是“一强多弱”。以2013年度各政党总部收入为例，“自民党收入总额为233亿日元，民主党为94.3亿日元，日本维新党41亿日元，大家党27.5亿日元，生活党13.5亿日元，社民党10.8亿日元。公明党142.7亿日元（其中事业收入超过60%），不接受政党补助的日本共产党225.4亿日元”<sup>③</sup>。对此，日本共产党前委员长不破哲三指出：“推动形成保守两大政党制的作战战术（小选举区制+政党补助金）完全破坏了政党的组织方法。我还是国会议员时，社会、公明、民社、日共等各政党拥有自己的组织、纲领、政策与自民党相向而对。可是，‘两大政党作

① 伊藤俊行「野党が砂粒化したわけ」、『中央公論』2014年10月号。

② 同上。

③ 「各党の収入内訳」、『東京新聞』2014年11月29日。



战行动’开始以后，政党既不需要纲领、也不需要政策。总之，挂着（政党）招牌、有政党补助金就可以（使政党活动）维持下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党的组织方法。20 年间成立近 40 个政党，只有民主党和维新党维持下来。民主党还在谈‘在野党重组’。”<sup>①</sup>

对自民、民主两党以外的其他政党来说，小选举区当选难度大、当选可能性低，如本次大选中自公两党在小选区赢得 231 席，民主党获 38 席，其他政党总计获得 26 席。若小选举区不拥立候选人，则比例代表区的选票也不会增加。<sup>②</sup> 为确保本党在比例代表区的选票，必须在小选区拥立一定数量的候选人。因此，小选举区的非自民票被分散，直接影响民主党在小选举区集中收集非自民票。尤其是日本共产党在小选举区拥立的候选人数直接影响到民主党所获选票的增减。如 2005 年大选，在日共未拥立候选人的选区民主党增加了选票。在野势力力量分散、各自为战，竞相争夺非自民票，不仅在选举中难以形成有效对抗执政党的合力，而且容易导致在野势力之间两败俱伤。

#### 四 结 语

战后日本“1955 年体制”时期，除短暂的细川护熙、羽田孜两内阁外，自民党长期一党单独执政。虽说是选民主选举的结果，仍难免会受到“一定频度的政权轮替是否是民主主义的必要条件”这一疑问的质疑，甚至被称为“日本式民主主义”。1993 年自民党下野，标志着“1955 年体制”时期自民党长期一党单独执政结束。日本进入政治改革时代，先后进行的众议院选举制度改革、政党补助制度的实施以及强化内阁功能的中央省厅行政改革等，使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

在以实现政权轮替、两大保守政党制为目标的新选举制度下举行的第五次大选即 2009 年大选，日本终于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权轮替。可是，在三年三个月后的 2012 年大选中自民党再次以绝对优势夺回政权，并在 2014 年大选中继续“一党独大”。这是否标志着日本两大政党制理想破灭、进入新“一党独大”时代？

<sup>①</sup> 「不破哲三・共産党元議長に聞く」、『朝日新聞』2014 年 12 月 26 日。

<sup>②</sup> 关于这一点日本有很多实证研究成果。比如：ステイブン・R. リード『比較政治学』、ミネルヴァ書房、2006 年。

毋庸置疑，选举制度与政党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关系。日本能否实现有一定频度政权轮替的民主主义，关键还在于能否培育出成熟的、能够执掌政权、有责任感的在野党。在中选举区制下，社会党作为第一大在野党一直没有上台执政的愿望和积极性，长期依赖工会的支持维持其势力和影响力，甘做“万年在野党”。相反，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急于执掌政权的民主党却忽视对地方基层组织的培育，惯于采取扩大战术，在急速壮大的同时也埋下迅速萎缩的隐患。民主党重建之路虽说举步维艰，但是，只要该党不分裂，日本政坛短期内尚难出现能够取而代之的在野党。与安倍路线共命运的自民党“一党独大”优势也并非坚不可摧，在比例代表区得票率仅为33.11%的自民党，其在众议院的绝对优势与选民意之间有较大乖离。走向长期执政的安倍内阁也并非无懈可击，安倍内阁的所谓“历史使命”与选民关心的政策课题之间也有距离。批判自民党和安倍路线的国民并不会自动地支持民主党，民主党能否重建，关键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

日本已经进入必须重新认识政党功能及其理想状态的时代。<sup>①</sup> 战后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增长成为整个社会最重要的追求目标，政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出并实现支持者希望推行的政策，将因之而产生的利益分配给支持者。自民党重视经济发展，社会党关心充实社会福利，分别受到各自支持者的支持。现在，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步入成熟社会或人口减少的时代，政党继续发挥上述功能变得日益困难。<sup>②</sup> 其背景是财政困难与老龄化社会的发展。财政困难使政党能够裁量政府支出使之还原给支持者的余地不断缩小。同时，随着价值观多元化的发展，选民政党偏好日益多元化，政党提出并实现细分化、多元化的政策需求的难度增大。比如，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相比，保守派更重视民间的自由竞争；与社会福利相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重视环境保护。于是，日本出现还是多党制好的主张。但是，这种认识也只看到现实变化的一半，依然立足于政党应该给支持者带来利益的视角上。进入成熟社会，通过政党进行利益分配已经变得困难，应该将支持者的利益与政党利益聚合、利益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从中长期视野思考政党应有的理想状态。

① 萱野稔人「政策競争は将来の財源奪う」、「朝日新聞」2014年7月9日。

② 待鳥聡史「有権者と政策との仲たちを」、「朝日新聞」2014年7月9日。

## “One – party Dominance” of LDP in Japan’s 47t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Zhang Boyu

The LDP – Komeito ruling coalition gained over two thirds of the seats in the lower house in Japan’s 47t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which has ensured the continuation of one – party dominance of LDP in Japanese politics. In terms of political strategy and electoral tactics, Prime Minister Abe and his campaign team chose the best timing to dissolve the lower house, kept the focus of policy debate on Abenomics and “attacking target” on the DPJ politicians, facilitating the favorable condition for LDP to win the election. In terms of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weakening of DPJ as the major opposition party,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LDP and Komeito Party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opposition parties have all served as driving factors for the LDP’s victory. In the case of the 47t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the “one – party dominance” of LDP in the 47th parliamentary election is the result of Abe’s successful electoral strategy and Japanese political environment.

### 47 回総選挙から自民党一党優位を見る

張 伯玉

2014 年 12 月に行われた 47 回の総選挙において、自公連立政権は、衆議院における議席の三分の二を獲得し、自民党は依然として一党優位を維持することができた。政治戦略と選挙戦術から見れば、安倍首相を中心とする首相官邸が、最良の時期を選んで衆院解散し、争点をアベノミクスに一本化し、民主党大物政治家を集中攻撃するという選挙戦術を選択することにより、自民党の勝利に対して有利な条件を創り出した。政治生態環境から見れば、弱体化した民主党、公明党と自民党の協力及び野党砂粒化といった条件は、自民党大勝の重要な基礎となった。47 回総選挙から見れば、自民党一党優位は強いリーダシップを発揮できた安倍首相の優れた選挙戦略と政治生態環境との相互作用の結果であると言える。

(责任编辑：李璇夏)